

战地锻造经典

——抗美援朝战争题材舞蹈创作回眸

■应杰

在朝鲜战场上亲身经历过太多的感人故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与情感。她的脑海里时常闪现出一个年轻的母亲，背着孩子，头顶粮食弹药给志愿军送去的情景，这极大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

“三千里锦绣江山，弥漫着烽火硝烟，并肩战斗反侵略，中朝人民心连心。”这就是舞蹈《三千里江山》所传达的情感与思想。真实的朝鲜战场上，“阿妈尼”（朝鲜语是“妈妈”的意思）给战士们送鞋垫送粮食，感人的故事不可计数。舞蹈《三千里江山》刻画的朝鲜妇女是温柔贤淑的，又是勇敢不屈的。编导将舞蹈画面作了简洁的处理，艺术地再现了战争的真实情境。岁月流逝，舞蹈中“阿妈尼”头顶军械箱的形象，也成为今天舞台上表现中朝友谊的标志性符号。

当年，志愿军各文工团都积极学习并为部队演出朝鲜舞蹈，如《蔷薇花》《刀舞》等。战士罗盛教跳入水中舍身救起朝鲜男孩的故事被创作成舞剧《罗盛教》，志愿军帮助朝鲜老百姓干农活、挑水的劳动场景，也编创成了反映军民关系的舞蹈《战地庆丰收》。《高地相逢》里中朝两国军队击退美国侵略者，在高地上胜利会师的动人情景，给了广大军民们莫大的精神激励和情感抚慰……舞蹈超越了民族和语言的差异，成为两国军民交流的情感纽带。

抗美援朝战争中，一批文艺战士学英雄，演英雄，在战火硝烟中经受了考验。战地一线，到处都是文工团演出的舞台。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团的一员，肖志明老人回想起当年在朝鲜前线经历过的腥风血雨，依然心潮起伏。克服战场的恶劣环境，文艺战士们坚持在坑道中、阵地上、树林里给战士们演出《炮兵舞》《小海军舞》《轮机兵舞》。“天天练功是战争的需要。”他们在草地上或河边小沙滩上排练，开战时帮助做后勤工作，送炮弹、抬伤员。战斗间隙，他们在山坡上搭起简易舞台，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为官兵们演出。“那时的舞蹈演员，要求会唱歌、打快板、说相声。”为了增强文艺节目的感染力，他们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有的演员甚至在牺牲前一刻还在为战士们唱歌跳舞。这些用生命和艺术参加“战斗”的文艺战士深受前线官兵的欢迎，被称作“炸不垮的文工队”。肖志明老人在《战地舞台留下滚烫的回忆》中写道，“文工团先后六位同志光荣牺牲，有南征北战、最敬爱的老班长，有被称为‘战士明星’的戏剧队队长，还有优秀的乐手、演员和创作员”。每当想起这些牺牲的战友，肖志明的心底就生出难以名

蓄，融会贯通；形成了有古风却不泥古，糅各体而彰个性的独特书风；呈现出古拙沉雄、苍劲挺拔、雍容大度、舒展流畅的个性风貌。其作品于平淡朴素中见隽美，于端庄凝重中见功力，气度不凡而又雅俗共赏。

李铎先生真草隶篆行五体皆擅，并行精进。他的榜书稳重如山，大气磅礴，彰显出阳刚之气；其小楷结构严谨，清雅别致，用笔精到，庄严大方；其行草书潇洒自然，古朴典雅，有书谱之势，更有平复帖神采；其隶书古拙朴厚，雄强劲健，具有张迁之神韵、汉人之风骨。李铎先生之所以能在书法艺术上达到如此高的成就，是因为他坚守了“学书四原则”，即勤奋好、兴趣浓、路子正、悟性高。他博采众长，转益多师，造就了他自己独特娴熟的用笔之法；他经历了新旧社会、战争与和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他性格耿直，品行端正，心正笔正，体现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品质；他取法高远，终身学习，夯实了书法艺术基石。因而，他的作品也呈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个艺术家不仅要有精湛的艺术才华，更有一颗爱党爱国、为军队为人民为社会无私奉献之心。李铎先生正是这样的人。他用自己的言行始终践行着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几十年来，李铎先生为部队官兵而书，为人民群众而书，为歌颂祖国而书，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作为曾受教于李铎先生的学生，我与他相识相处近40年，耳濡目染，无论在学艺上，还是做人上都受益匪浅。他在教学上不保守，没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庸俗观念，而是孜孜不倦地传授他的真招绝技。我多次听他讲“临、立、变、创”的学书路径，对初学者反复强调要坚持“学书四原则”。他一生为培养书法人才呕心沥血，做出了突出贡献。

性情真，阅世深，乃出大作。李铎先生书艺高格，墨韵长存。

状的痛楚。抗美援朝战争中，这些战地舞者，将他们的歌舞化为战场冲锋的号角和战鼓，和战士们一同度过了那些激情燃烧的艰苦时光。

章念辉是一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文艺兵，回忆起参战的经历，仍满含着激情。战斗打响时，他们用说唱的方式，为战士们壮行；当说到73师文的艺术身影，用文艺的独特方式支撑、鼓舞着一线战士的“精、气、神”。

20世纪50年代，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们在朝鲜前线，虽然战斗激烈，生活艰苦，但志愿军战士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给予了文工团员们充沛的创作激情。《人民的儿子》《不朽的战士》《三千里江山》《罗盛教》等作品成为舞蹈史上的经典之作。20世纪80年代，舞蹈编导苏时进以上甘岭战役为题材创作了《一条大河》，通过对“喝水”“抢水”“迎水”“挤水”“传水”等情感点的挖掘，在一种带有英雄性、崇高性的美学品质中突出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无私。这些经典的舞蹈作品成为了志愿军精神的咏叹，是锻造民族血性的思想武器，不仅激励和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的士气，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中国歌舞剧院以巴金的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为蓝本，推出了舞剧作品《英雄儿女》。王成的那句“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重回观众耳畔，“英雄赞歌”再次响起。70年斗转星移，人们对志愿军将士的敬仰与缅怀从未改变。今天，我们的“钢”多了，“气”也应该更足。这段写满热血与荣光的战争历史，理应有更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去记录和表达，用艺术的方式将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信息传递给更多人。

回望并重温那些文艺战士用生命和热血创作的经典佳作，不难发现，那些生动表现战争与英雄、弘扬牺牲与无畏精神的优秀舞蹈作品既传承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又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发挥着重要的文化和教育功能，也成为战争历史不可磨灭且生动鲜活的注脚。

绘本讲述雷锋故事

■刘巍

雷锋同志虽然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是雷锋精神早已成为几代人坚守的价值坐标。2019年的夏天，在辽宁铁岭的雷锋博物馆，我详细了解到雷锋雨夜送亲人故事的来龙去脉。沿着这件看似平凡的小事继续延伸，会发现雷锋精神所传递的正能量是多么强大。雷锋去世后，远在黑龙江的纪大嫂和家人几十年如一日自觉宣扬并传承雷锋精神。纪大嫂曾先后七次被评为“学雷锋先进个人”；儿子徐福斌循着雷锋叔叔的足迹参军入伍，服役期间多次受到表彰嘉奖……

对雷锋日记及其背后故事了解得越多，我越发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在当今时代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我策划并执笔创作了绘本《雷锋雨夜送亲人》，希望用这样一种朴素的方式传承雷锋精神，尤其是通过绘本这种较为新颖的形式让更多中小学生学习了解雷锋故事，受到道德感召，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近年来，动辄数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佳作涌现。因应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大体量的长篇报告文学在书写重大历史与现实题材时，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体优势。然而不可否认，一味地求大、求长，不切合实际甚至人为注水的冗长之作也着实不少，有的甚至难以卒读。事实上，随着新媒体的强势崛起，报告文学的传播方式、受众的阅读习惯也在悄然改变。那些篇幅精短、结构精炼、故事精彩、语言精到、思想深邃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更加适合人们快节奏的生活和阅读需求，因而越来越受到读者的青睐。

诚然，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线，不能虚构，但在具体的写作策略上却要尽可能地生动鲜活，给人以艺术愉悦和审美快感。如何在平实的素材中吹糠见米、披沙拣金，考验的终究还是作家的思想能力和叙事能力。尤其是短篇报告文学创作，并没有什么高深玄妙的技巧，关键在于处理好思想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以增强文章的思想感召力和审美感染力。因此，从采访到确定主题、选择素材到语言、结构、意境的营造等，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苦心经营，做到精细考究。

一篇文章，要告诉读者什么，这就是所谓的“道”，也就是主题思想。采访过程中，要带着这个问题去深入生活，掌握第一手素材。采访时必须放下身子，真心实意地向被采访对象学习。1999年，我还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当时，正值全国学习邯钢的热潮涌起。这是国有企业改革脱困的典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大事。因此，我想用报告文学的方式把邯钢经验及其特殊意义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囿于自身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我对工业题材十分陌生，对于相关材料只能硬生生地研读，找不到丝毫感觉。于是，我索性搬进工厂，与炼钢工人生活在一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生产顺利时，我们一起开怀欢笑；遇到困难时，我们共同想办法。由此，我对中华民族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历史，对邯钢的变革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有了更加切身的体察与深入的思考。于是，我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作品也受到了读者的肯定。

短篇报告文学创作，别看篇幅短小，同样需要作者全身心地深入采访。除了要与被采访对象心意相通，还要深入研究当地的历史人文、时代背景、现实环境，并将其巧妙地非虚构转化，增强作品的历史厚度和现实广度。

采访结束后，便是素材的筛选与剪裁。在与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朋友交流时，我经常被问到素材应该如何取舍选用。的确，采访到的第一手素材，虽然鲜活，但往往散散碎碎、鱼目混珠、不成体系，无从下手。对此，我的感悟是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思想明确了，素材取舍就有了准则。哪些素材最给力、最鲜活、最不可或缺，自然就会浮现出来。而且，这些素材该如何使用，怎样编织故事，就有了初步谋划，在创作过程中便可以游刃有余。

素材选用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将一

短篇报告文学的道与技

■李春雷

些看似精彩但与主题思想无关的故事和细节写进文章里，因而形成了枝蔓和羁绊。还有一些故事和细节处理得不恰当，前后意义相左甚至相反，形成的气场相互减损、抵消。所以，遇有类似情况，一定要忍痛割爱，删繁就简。

素材选定了，接下来就是创作，用艺术手法去表现。文学作品首先要讲究语言美，在语言美的基础上才有意境美、情感美，才能表达好思想、追求、担当。

现实中，我们读到不少作品，单独看语言确实很有文采，辞藻华丽，但读来却干干巴巴、无生趣。单看某个句子，可谓字字珠玑，但放在整篇文章当中，却是血脉不通，所以就成了死句。英国批评家赫·兹里特在《论平易的文体》一文中说：“词汇的力量不在词汇本身，而在词汇的应用。正像在建筑中，要使拱门坚固，关键不在材料的大小光泽，而在于它们用在那里是否恰好严丝合缝。”此言深中肯綮。

遣词造句，首先必须保证准确、恰当，而后再追求精妙、华美。文学语言的节奏、分寸、文白、雅俗、庄谐，讲求的是汉语言特有的性灵与韵味。有的作品语言虽然华美，但本质上却是一种浅写作，重复着表面的漂亮，抑或流于鸡毛蒜皮，未能深入到血肉，更没有深入到人物或事件的精神内核。要提高语言水平，我

们可以从古典诗词或散文中汲取营养，在古风古韵、人情入理、可咏可诵上下功夫，增添语言的意蕴和张力。

那么，一篇文章应该如何结构呢？短篇报告文学的结构应该精巧而别致，故事编织不仅环环相扣，还须合情合理，不能为了追求叙事效果，而导致故事失真、失实、失情，否则同样使人反感、厌弃。

结构，凝固着艺术的内容，是构成报告文学形式美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没有定式。不论什么样的结构形式，目的就是营造一种最直接、最简单、最通达、最畅快的叙述方式和格局。传统报告文学的主体结构并不复杂，无非正叙、倒叙、插叙等几种。因此在创作过程中，需要突破常规，大胆尝试，不断创新。比如，可以借鉴古典散文、现当代小说和西方文学的叙事手法，进行多维叙述与时空转换，使文本结构的形式更生动、更灵活，增强文章的故事性、文学性、可读性和审美感染力。

2012年底，我创作过一篇关于时代楷模罗阳事迹的短篇报告文学《我的中国梦》。采访结束后，这个故事该如何表达？采用何种叙事方式？如果采用传统顺叙的方式，显得“头轻脚重”；如果采用倒叙方式，又嫌“头重脚轻”；如果采用“插叙”，又会切割分离，凌乱不堪。经过深入思考，我尝试采用了“平叙”方式，即两条主线平行叙述，交叉推进。一条是罗阳去世前到辽宁舰观看歼-15起降训练的活动过程，另一条是罗阳的成长历程、人生轨迹。同时，将新闻常用的“倒金字塔”叙事方式应用其中，把人物最突出的几个亮点即最能显现精神、品格的片段串联起来，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蒙太奇”式地呈现。当前叙事与过往叙事两条主线，一紧一缓，一张一弛，叙述畅达，最后奔向高潮。作品完成后，自己比较满意，读者反响也不错。

在另一部部队抗震救灾题材的短篇报告文学《索南的高原》中，我则尝试着设置了三条线索：一条主线是婴儿在武警战士救援中诞生的过程；一条是某部队政委在父亲去世后的情感纠结；另一条则围绕藏族文化展开。这篇文章开门见山，索南是谁？紧接着交代：她是一个婴儿。不！她是一个胎儿。极简的肯定与否定，引出故事。而正文的三条主线，每条又有若干辅线，交叉叙述。三条线索，有张有弛，节奏变换，紧针密线，环环相接，产生了别样的艺术效果。对短篇报告文学而言，精准的结构就是一个好的通道。好的通道可以输送更大的气流，形成更大的气场，进而表现出作品的冲击力。中国古典文论强调“气韵生动”，曹丕更主张“文以气为主”。其中真义，正在于此。

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中，我时常会主动借鉴中国古典诗文，提炼语言，多用短句，注重造境，融情入理。至于结尾部分的系列短句，更是从对古典散文的阅读中寻到的灵感和笔法，精心设置“意象”，从而触发“象外之境”，给读者以悠长的回味。

相较于长篇作品，短篇报告文学创作更加需要“文学的自觉”。创作主体要自觉以文学手段去融汇笔下的主体材料，拓展作品的文学张力和审美向度，提高作品的圆润度和诗意美，进而纪实、立言、明道、传神；以短小的篇幅体量及时、准确、充分地表达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对国家、时代、社会的思考、情怀和担当。

书艺高格 墨韵长存

■苗培红

2020年9月17日上午，李铎先生与世长辞了。斯人已去，风范犹存。李铎先生给我们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铎先生曾担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成为中国书法最高荣誉“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情倾翰墨，临池不辍；取法高古，广集博采，兼收并



志在千里(中国画) 郭明馥作



长征

第5033期